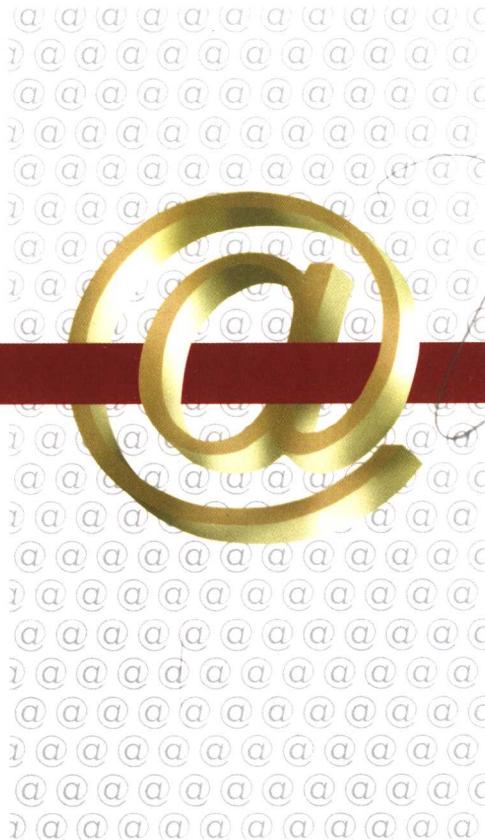


网络文学的 学理形态

欧阳友权 著

WANGLUOWENXUE DE
XUELIXING TAI



中央文献出版社

1206. 7/207

2008

网络文字的 学理形态

欧阳友权 著

WANGLUOWENXUE DE
XUELIXING TAI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网络文学的学理形态/欧阳友权著.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5073—2498—3

I. 网… II. 欧…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4732 号

网络文学的学理形态

著 者 / 欧阳友权

责任编辑 / 孙 朔

封面设计 / 隋室铭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 100017

经 销 / 新华书店

排 版 / 人文在线

印 刷 /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890×1240mm 32 开 印张 13 字数 330 千字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978—7—5073—2498—3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引论：数字媒介与中国文学的转型	/ 1
第一章 网络文学的生成背景	
互联网时代文学生态论	/ 33
全球化图式中的文学焦虑	/ 41
数字媒介与文学历史节点的延伸	/ 51
第二章 网络文学的存在方式	
栖居网络的文学“整容”	/ 61
互联网上的文学风景	/ 71
数字化时代的艺术精灵	/ 84
第三章 网络挑战与文学应变	
网络文学：挑战传统与更新观念	/ 91
网络是怎样改写文学惯例的	/ 100

目
录

数字化语境中的文学嬗变	/112
第四章 网络文学的媒介叙事	/123
网络文学的“比特叙事”	/125
网络写作的虚拟真实	/133
数字虚拟与艺术本体	/143
第五章 网络文学主体阐释	/157
网络写作的主体间性	/159
网络主体的感性修辞学解读	/172
网络文学的伦理学问题	/183
第六章 网络文学的文学性辨析	/189
互联网对文学性的技术祛魅	/191
用网络打造文学诗意	/204
第七章 网络文学的精神表征	/219
网络文学的自由精神	/221
民间话语权的网络回归	/234
网络文学的消费表达及其价值限度	/249
第八章 网络文学的文化逻辑	/265
网络文学的后现代文化情结	/267
网络对诗学的后现代价值解构	/279
网络艺术的后审美范式	/291

第九章 网络文学的人文价值	/309
数字媒介的人文哲学	/311
网络文学对人文精神的解构与建构	/319
网络文学的人文底色与价值承担	/336
第十章 网络文学的研究理路	/343
网络文学研究的视角与热点	/345
新媒介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路	/355
网络文学研究述评	/373
结语：网络文学的学理形态建设	/391
后记	/402

目
录

引论：数字媒介与中国文学的转型^①

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当代中国文学即遭遇了两次大的变革，一是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边缘化”退缩态势，二是在世纪之交出现的“数字化”媒介的冲击。第一次变动让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而第二次则使文学开始步入存在方式与表意体制的技术转型。究其原因，如果说前者是源于经济体制转轨的社会掣肘，那么后者则是信息科技的革故鼎新对文学渗透与博弈的必然结果。时至今日，第一次变动形成的文学震荡庶几归于平静，而数字媒介下的文学转型才刚刚拉开序幕。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数字媒介对当今中国文学的影响已远远超出媒介和技术层面，而关涉到文学的生存与走向，因而特别引人瞩目。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手机等数字通讯工具的广泛使用，网络文学、手机小说、博客书写、电脑程序创作、赛博朋客小

^①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被《新华文摘》2007年第11期、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7年第4期全文转载。该文为2006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之一，项目名称：“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研究”，项目批准号：06BZW001。

说、多媒体和超文本文学实验等纷纷在文坛浮现。这些依附于数字化技术的新媒介作品，对文学的嬗变形成了强大的推力，也对文学传统的历史赓续造成了新的变奏。这种情形的出现，究竟是文学迎来了新的春天还是文学的不幸？问题的症结还在于，面对数字媒介下的文学转型，我们如何正确利用新媒介的技术特性来提升文学性，进而在数字化语境中开辟文学的新境界，丰富文学的魅力，而不是让技术牵着走，使炙手可热的技术手段成为遏制文学生命力的借口，更不是让文学传统在数字技术的狂飙突进中花果飘零。于是，关注并探讨数字媒介下的中国文学转型，已成为一个急迫并事关中国文学发展的重大课题，其潜在的价值意义也是不言自明的。

—

如果说 19 世纪是火车和铁路的时代，20 世纪是汽车与高速公路的时代，那么，21 世纪就是电脑与网络的时代，一个数字为王的时代！确实，以数字化技术为依托的“第四媒体”已成为当今社会不可抗拒的技术力量，无论从覆盖的广度还是影响的深度讲，数字媒介都是当今最具彰显力和关注度的媒介现象。1996 年 4 月，来自世界各国的网络专家共聚北京，他们曾激情满怀地宣布：“一场汹涌澎湃的计算机网络化、信息化的世纪风暴，正席卷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亚美利加到欧罗巴，从亚细亚到澳新大陆，从阿拉伯到阿非利加……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语言，不分地域，不分国度，信息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百万年蒙昧，数万年游牧，几千年农耕，几百年工商，如今，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由工业时

代迈向信息时代。”^①十年时间过去了，信息社会的巨变仍在加速。

这个以数字通讯和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时代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步入中国——1994年我国以“.cn”的域名正式加入国际互联网，1997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首次对我国网络使用情况进行统计，结果表明，截至该年10月31日，我国有上网计算机29.9万台，上网用户62万人。而到了2006年6月30日，我国网民人数已达1.23亿，联网计算机5,450万台。^②不到10年，上网人数猛增近200万倍，联网计算机增长180多万倍，这样的增速是历史上任何一种媒体都不可比拟的。据国家信息产业部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06年6月底，我国的手机用户已超过4.26亿户，手机普及率已达每百人32.7部，2006上半年的手机短信发送量就有2,029.6亿条。^③可见，互联网、手机等数字媒介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人生活中普遍使用的联系工具。

数字媒介与汉语文学的联姻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1991年北美留学生用中文在互联网上张贴的思国怀乡之作大约算是最早的网络文学雏形。^④1994年我国正式加入国际互联网后，创生

^① 陆群等：《网络中国》，兵器工业出版社，1997年，第48页。

^② 2006年7月19日CNNIC发布《第十八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html/dir/2006/07/19/3994.htm>，2006年9月28日查询。

^③ 新华网北京7月20日发布（记者冯晓芳）：《全国电话用户超过7.9亿户手机用户达4.26亿》，2006年9月30日查询。

^④ 1991年的4月5日，全球第一家中文电子周刊《华夏文摘》在美国诞生，此后，遍布世界各国的中国留学生联谊会主办的中文网站和文学主页大量涌现，所发布的内容多为海外游子思国怀乡之作。迄今能见到的第一篇中文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是署名张郎郎的杂文《不愿做儿皇帝》，发表于1991年4月16日《华夏文摘》第3期；第一篇中文网络原创小说是一篇小小说，名为《鼠类文明》（作者佚名），发表于1991年11月1日《华夏文摘》第31期。

于海外的汉语文学网站如“新语丝”、“橄榄树”、“花招”等，迅速挺进其母语本土，赢得国内文学网民的青睐。90年代中期以来，得风气之先的港台网络文学写手的作品（如台湾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等）影响到内地，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网络文学热潮。“新浪”、“网易”等门户网站上文学频道的点击率节节攀升，注册域名的汉语文学网站和个人主页，以及网络原创作品，均以几何指数增长，一个网站一天的作品发布量就以百篇甚至千篇计。^①一次次网络文学评奖活动使热门的网络小说从网上火到网下，与传统文学争夺读者市场，带来了网络文学出版热……一时间，网络文学，这个数字媒介文学的领头雁伴随网络的广泛使用而一片红火，与传统文学创作的疲惫之态形成鲜明的巨大反差。笔者用“百度”搜索引擎查询了几个与数字媒介文学相关的关键词，得出的结果列表如下：

类别	找到相关网页(篇)	类别	找到相关网页(篇)
网络文学	8,680,000	多媒体文学	163,000
网络原创文学	755,000	超文本小说	114,000
网络小说	34,900,000	数字艺术	1,290,000
网络诗歌	155,000	数字媒介文学	2,670
网络文学书库	2,520,000	手机文学	344,000
网络文学写手	157,000	手机小说	966,000
网络文学论坛	4,960,000	博客文学	3,750,000
网络文学定义	134,000	电脑程序创作	2,730

（数据来源：“百度”网站搜索引擎，查询时间：2006年9月28日）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如古代的四大发明改变了人类的文明史一样，数字媒介的出现已经为文学艺术乃至整

^① 如1997年底创办的网络原创文学网站“榕树下”(www.rongshu.com)，截至2006年10月21日已经积累作品3,509,592篇，当日发布作品724篇。

个社会文化带来了重大的历史性转型，这种转型正以不可抗拒的技术力量让我们的文学处在挑战与选择之中。今天我们谈文学，谈文化，不能不谈数字媒介；要了解当今文学的面貌与走势，不能回避数字技术力量施之于文学转型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正通过文学的生存背景和表意体制两个核心层面日渐得到凸显。

从外部的生存背景上说，数字媒介对社会文化生态的全方位渗透，导致文学存在方式大范围转向“数字化生存”，从技术媒介本体上改变了文学的阅读、写作和传播方式。当“以机换笔”、网络阅读、“比特”叙事、手机作诗等技术方式成为习以为常的文学表达方式时，网页挤占书页、“读屏”多于读书、纸与笔逊位于光与电，便是文学必须面对的现实。这时，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① 吉布森所说的“赛博空间”，^② 马克·波斯特描述的“信息方式”，^③ 尼葛洛庞帝提出的“虚拟现实”和“信息DNA”^④ 等，都成了文学创作、传播和欣赏的技术平台和社会文化背景。当人类的生存被数字技术浸染和改变，文学的生存也就难逃“数字化生存”的藩篱。如今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学作品都被数码复制而储存在网络资料库中，众多网站、文学主页、个人博客中的原创文学更是汗牛充栋，难以数计。我国国民人口中有近十分之一是网民，近三分之一是手机用户，这个庞大的人口群均有可能成为数字媒介文学的潜在作者和受众人群。

数字媒介的广泛覆盖，使大量的阅读行为来自网络，大量的

^①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② 威廉·吉布森：《神经漫游者》，雷丽敏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③ 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④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

文学写作已不再是文字书写，而是操作数字界面完成“比特”的压缩处理与解码转换，昔日的“爬格子码字儿”变成了轻松的符码输入，乃至把人的艺术想象和语言表现一道交付给机器来完成。作家叶永烈曾欣喜地描述过以机换笔的畅快淋漓：“从此，我在写作时不再低头，而是抬起了头，十个指尖在键盘上飞舞，就像钢琴家潇洒地弹着钢琴。我的文思，在噼噼啪啪声中，凝固在屏幕上，凝固在软盘里。”^①“榕树下”文学网站主编朱威廉说：“Internet 的无限延伸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大众化的自由创作空间使天地更为广阔。没有了印刷、纸张的繁琐，跳过了出版社、书商的层层限制，无数人执起了笔，一篇源自于平凡人手下的文章可以瞬间走进千家万户。”^②较早出道的网络写手李寻欢则从文学体制上找到数字媒介写作的技术优势：“在过去的文化体制里，文学是属于专业作家、编辑、评论家们的事情，他们创作，发表，评论，津津有味，却不知不觉间离‘普通人’越来越远。……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网络，于是不必重复深更半夜爬格子，寄编辑，等回音，修改等等复杂的工艺了。想到什么，打开电脑，输入，发送——就 OK 了。你甚至可以在几分钟之后看到读者给你的回应。”^③这样的新媒介语境，为文学延伸出了一个新的历史地平线——人类的文学在前此经历了蒙昧时代的“口头说唱文学”和农耕与工业文明时代的“书写印刷文学”之后，终于被技术的战车带进了它的第三个历史嬗变期——数字媒介文学或曰网络文学阶段。如今，文学作为被英特网率先激活的审美资源，已经全方位介入数字媒体之于艺术成规的转型和技术美学的

① 叶永烈、凌启渝：《电脑趣话》，文汇出版社，1995 年，第 121 页。

② 朱威廉：《文学发展的肥沃土壤》，《文学报》2000 年 2 月 27 日。

③ 李寻欢：《我的网络文学观》，百度搜索，2006 年 10 月 2 日查询。

书写。

而从自身的表意体制来看，数字媒体对文学构成要素的技术重组，造成了艺术表征关系的深刻变化，改写了文学与现实之间原初的审美关系。这有表征内容和表意符号两个环节。

传统的文学表意体制是基于笛卡尔主客“二元分立”的哲学观念，它先验地预设了文学内容之于物质现实的依存性，作品所表现的总是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艺术审美关系，并且用语言的符号中介去表征这种关系。此时主客之间的界限是清晰有效并蕴含审美制衡的——创作要基于主体对感性现实的理解，反映客观的现实生活，让作品呈现出艺术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人文关联性。数字媒介写作则有所不同，在这里，如尼葛洛庞帝所说，“比特”已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① 创作需要面对和处理的是数字符号与虚拟空间，而数字虚拟中的主体与客体、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是模糊甚至是混淆的，创作者需要在对技术的依赖和对物质现实的信仰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的支点。于是，数字媒介作品往往长于表征自我化或虚拟化的感性世界，而不是社会的“百科全书”和艺术化了的“人生镜鉴”。它把艺术与生活的依存关系衍生为写作与超现实的虚拟关系，不仅艺术与现实间的“真实”关联被抹去了本体的可体认性，主体与现实之间的审美体察也被赛博空间（Cyberspace）所隔断。于是，文学对现实的艺术表征，就变成了文学与数字虚拟世界之间的互动生成，创作成了一种马克·波斯特所形容的“临界书写”，^② 文学作品的表征内容最终成为对文学生成要素的一种技术置换。

在表意符号方面，数字媒介的技术特质是复制、仿真和拟

^①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第3页。

^② 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第150—151页。

像，它正以“图像”表意来挤压甚至排斥“文字”表意。当图像被当作文学对于现实和主观关联物的符号中介时，它就会被当作现实本身——用图像的直观性替代自然物的在场性。艾尔雅维茨在《图像时代》里曾引用米切尔（W. J. T. Metchell）的话来说明图像符号表意对现实认知的巨大干预性：

图像是一种伪称不是符号的符号，从而伪装成（或者对相信者来说，事实上能取得）天然的直接性和存在性。词语则是图像的“另类”，是人为的，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意愿武断地生产的，这种生产通过把非自然的元素引进世界——如时间、意识、历史，并通过利用符号居中的疏远性干涉——而中断了自然存在性。^①

数字媒介中的“比特”作为软载体符号（可以是图像或词语），正在利用技术仿像的新的表意体制，伪装成具有自然的直接性和呈现性，它通过将非自然、非“真实”的成分引入创生性赛博空间，并运用超文本或超媒体符号思维的外在干预，形成自然呈现的中断和现实表征的阻隔，其所导致的数码虚拟人为而任意地对人的愿望的生产，会形成人与现实真实关系的遮蔽和文学表意方式的图像化转型。这时候，人与艺术对象世界之间出现了聚焦置换——电子文本所要表现的要么是仿真的符码世界，或曰“虚拟真实”（virtual reality），要么表现图文增殖而现实缩水的超文本世界。创作不过是符号仿真的选择性运用，其表意形态不再是在话语能指与符号所指之间寻求现实的对应性，不再是在传

^① 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胡菊兰、张云鹏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统的主客分立的世界中设定审美关联，而是用异质性的图像符号表意消解原有的话语表意体制，将图文语像引向文学的意义表征。这便是数字媒介时代所普遍出现的“图像转型”、“符号内爆”的技术依据。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纸质“语言艺术”的传统文学不得不迅速游移至后台，而把中心舞台让位于影视、计算机创作等视听艺术。这也许是数字媒介不可抗拒的技术力量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层原因。

二

数字媒介对当今文学转型的推力是媒体与技术联姻的文化结果。在马歇尔·麦克卢汉（M. McLuhan）所说的新媒介新技术构成了社会肌体的“集体大手术”^① 时代，文学如果不能避开新媒介犀利的锋芒，就只能借助这种媒介来打造自己新的文化命意。一部文学史，就是媒介变迁拉动文学逻各斯命意延伸的文化传播史。早期语言媒介传播形成的部落族群与“熟人社会”，创造了“杭育，杭育”的临场文学和歌、乐、舞三位一体的经验审美；文字书写媒介的创生智慧所形成的规范化艺术惯例，把文字的凝炼诗意图和彼岸想象性推进到言志、传情的人文高峰，而印刷术的发明又加速了知识的普及，使得民族文化、国家利益和主流话语成为文学审美意识的观念设定，让理性的审美追求成为普适性的艺术法则。晚期资本主义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逻辑催生了电影、电视、广播等电子媒介的兴起，创生了开放、多元的审美取向，引发了艺术受众的市场化细分，也刺激了现代人感官享乐化

^① 麦克卢汉说：“新媒介新技术构成了社会机体的集体大手术”，见：《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第100页。

的文化消费，加速了媒体的权力化和商业化。这些早期电子媒介对传统文学的技术解构和观念颠覆，已经显露出后来数字媒介下文学转型的征兆，以至让麦克卢汉对电子媒介的强大影响力提出了这样入木三分的警示：“媒介的‘内容’好比是一片滋味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涣散思想看门狗的注意力。”^①

事实上，数字媒介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力和推进力比前此的所有媒介都要广泛、深刻和迅捷得多——它所影响和推进的不仅有文学的创作、欣赏、传播方式，以及文学文本的存在形式和功能模式，还有文学生存、生长的整个生态环境和文化语境，从而为文学的历史转型扮演着“消解”和“启蒙”的双重角色。

借助数字媒介的平民化叙事，促动文学向民间意识回流，让文学从专业创作向“新民间写作”转型，是新媒体给予当下中国文学转型的第一个推力。以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E 媒体”，先验地预设了兼容和平权的机制，技术化“在线民主”强化了在线写作的民间立场，激发了社会公众的文学梦想和艺术热情，让文学在消解中心话语和权级模式中，实现话语权向民间回归，如一位文学网友所说：“平民话语终于有机会同高贵、陈腐、故作姿态、臃肿、媚雅、世袭、小圈子等等话语并行，在网络媒体上至少有希望打个平手，并且感受到：网络就是群众路线，网络文学至少在机会均等上创造了文学面前人人平等的局面。”^② 网络媒体是一个反中心化、非集权性的虚拟世界，它漠视权威，消除等级，拒斥英雄情怀和盛气凌人，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黎民百姓，在这里都是平起平坐的网民。因而，网络写作常常以平民姿态、

①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第 46 页。

② 假道学：《戏说网络文学》，“白鹿书院”网站：<http://book.qu-zhou.com/wlwz/0607/duanp/003.htm>，2006 年 10 月 2 日查询。

平常心态写平凡事态，用大众化、凡俗生活化的叙事方式，展示普通人文真的生活感受，显示出平凡的亲切感。于是，崇拜平庸而不崇尚尊贵，直逼心旌而不掩饰欲望，虚与委迤和矫揉造作让位于率性率真，鲜活水灵冲淡了理性沉思，所有这些便成为数字媒介写作最常见的模式。

众所周知，文学的根基在民间，文学发轫之初本是属于“民间文化”的。远古初民感性生存的精神诉求是文艺起源的人类学基点。那时，文学话语权属于所有社会成员，生活中每个言说者都可成为行吟诗人，机会均等与创作自由成为那个时代高扬的艺术旗帜。后来，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文学在走上高、精、尖的同时，逐渐脱离大众而将专有的表达技艺演绎成文学的权力话语和文化垄断，把庶民文学的“众声喧哗”转化为象牙塔中的个人吟咏和文人间的应和酬答。主流意识形态赋予文学以社会责任，文人道义给予作家以审美承担，文学创作和欣赏都成了精英的事业和少数人的特权，“创作高台”和“传播壁垒”的双重关卡使文学中的民间审美意识日渐稀薄，社会主流文学离民间、民众和民俗的母体越来越远，文学活动由众声喧哗变成了“你写我读”的布道与聆听，由此形成了千百年来文学话语权的垄断模式。

数字媒介的出现改变了精英书写的陈制旧规，网络传播重构的公共空间向民间大众特别是文学圈外人群开启话语权，重新确立了民间本位的写作立场。网络构筑的“平权”意识，使文学得以回归民间母语，实现平民化叙事，表达民间审美意识。尽管目前的“网络民间”基本上还是一个“都市民间”或“知识化民间”，但数字媒介创作的开放和民间姿态仍然是文学观念的一大进步，也是文学生产力的一次新的解放。因为全民参与文学的诗学意义在于：它革新了文学旧制，颠覆了文学等级观念，消除了“贵族书写”，打破了专业作家对舆论工具的垄断，分享了社会精